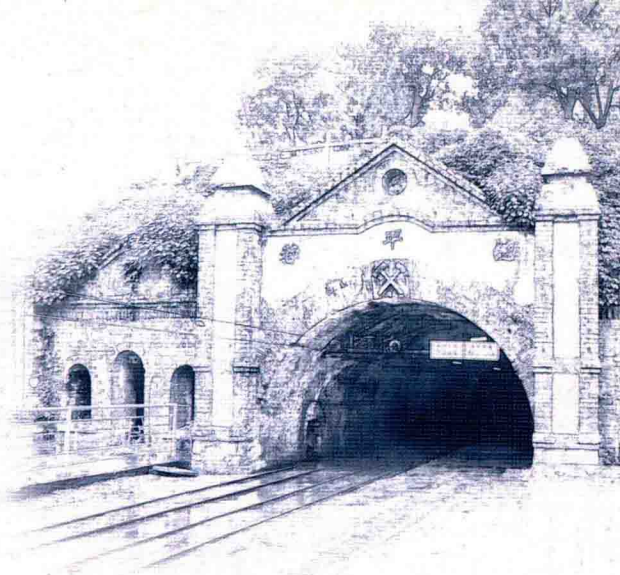




丛书

烟雨安源

红与黑辉映，血与火交织
在这片土地上
一个个高大的身影从容走过

YANYUAN YUAN

肖麦青 著

回望百年工业历程 再现激荡红色岁月

历史／散文／集

这里，创造了历史；他们，改变了中国。
人物命运的多舛，带给这片土地无言的沉重。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烟雨安源

红色岁月
丛书

肖麦青 著

YANYUYANYU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安源 / 肖麦青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10-06486-2

I. ①烟…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891 号

烟雨安源

肖麦青 著

责任编辑: 魏如祥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98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01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27867090@qq.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76 千

ISBN 978-7-210-064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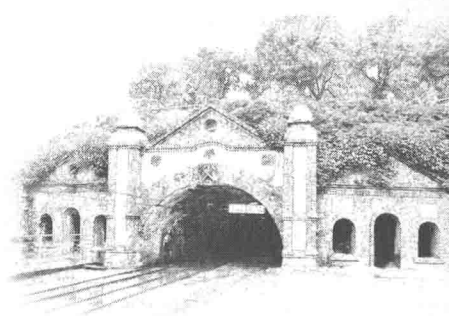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1—2014—26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6.00 元

承印厂: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地之间，火
如同飘忽不定的幽灵
在空间，在每一个角落里
存在
沉静的时候
它只是一块石头
一块煤
抑或是一堆干柴
醒来的时候
则是席卷乾坤的烈焰
使山崩地裂的巨浪
让人类欢呼雀跃的骄子……

——题 记

自序

也许,很多朋友会问我:你的笔怎么老是沉湎于上世纪,甚至上上世纪的这块土地,那些与这块土地有关的人,那些陈年往事?

我想,与其说是一种难舍的情结,不如说是想寻求历史的拷问;与其说是缠绵的缅怀,不如说是对先驱发自内心的敬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要闭上眼睛,那块因盛产煤炭而乌黑发亮的地方,历经百年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有了灵魂,让我不得不认真审视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一种情感的纠结。这种纠结的缘由,应该追溯到几十年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应宣传部门的召集,与当地几名“笔杆子”开始了对安源这块“红土地”的记述和宣传,完成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约稿的一部有关安源工运的通俗读物写作。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段历史在我们的笔下扭曲着。而在当时,这似乎是很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几十年过去,这种曾经的“扭曲”却令我越来越感到不安,就像欠下了一笔历史的旧债,必须如数偿还才

能得到心灵的安慰。

于是，它成了我的一桩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心事。

几年前，我决定以人物纪实散文的形式来完成这样一个“还债”的夙愿，我开始重新面对这块叫做“安源”的地方，重新面对一段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和一个个有肉有血的人物。

这是一座已经延续了很久的、曾经弥漫着近代工业气息的百年老矿。这块黑得发亮，也红得耀眼的土地，一直被称为南方的一块圣地。它既是立志“实业救国”的人们精心开垦的一块宝地、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先驱探求民族解放的一块实验地、中国工运的策源地。也许正是如此，我每一次步入总会伴随着震撼和感悟；而每一次离开就会有新的迷惑和新的追问。

我的思绪开始再次穿越历史。

在朦胧的烟雨中，一个个过去的背影像走马灯似的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些在历史的泥沼中徘徊踟蹰的背影，那些在风雨中艰难前行的背影，那些被阳光照耀或者被夜幕笼罩的背影，那些在电闪雷鸣中仍不知躲闪的背影……迎我而来，又离我而去。在这众多的背影中，有曾名动公卿、一生跌宕起伏的晚清名士，有叱咤风云、揭竿造反的草莽英雄，有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煤矿拓荒者，有为劳动者的命运呐喊疾呼的青年领袖，还有为信仰而生的普通战士……或高大、或瘦小，或激昂、或沉默，或大笑、或哭泣。众多的背影交织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以独有的姿态延续着可贵的精神和生命，以丰富的表情给世人提供无穷的想象。透过他们的表情去诠释一段段历史，那些已成为标本的历史便多了几分血肉，几分内涵，当然也多了几分沉重。

历史正像一面镜子，越是久远越能够看出本来的面目。

如果我们能够超越时空，从某一个高处来观瞻这些历史人物，何尝不能发现让我们感动的精神内涵。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是有血有肉的，绝

非僵化的历史符号,每个人物都可以用生命诠释一段历史。我试图摆脱历史的成见,跨过“阶级”这个简单的分类,走近那些亲手创造着圣地的先驱,掂量他们所做的一切,我的眼前便闪现出无限开阔的天空。于是,一个个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或者相同精神追求的人,在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

安源,就是在这众多背影的映衬下走向神圣和崇高。

经一个多世纪的挖掘,这里的煤已近枯竭。但在这块土地上仍然遗留下太多的宝藏。只要想想一百年来在这里发生的如此丰富、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想想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无数不同凡响的人物,就可以想象出这块土地有何等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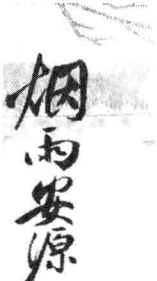
其实,圣地不仅是由历史人物创造的,也是后来者在心中构建起来的,而构建的基础,就是对历史的怀念和对杰出者的崇拜。于是,圣地也就成了观照人们心灵的一面镜子。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诗,以表达对这块圣地的一种特殊的感受:

一个灰暗的灵魂
能否走近这个地方?
同样
一颗颓靡的心
能否靠近这个地方?

我相信,一切有良知的人来到这里,面对这块让人肃然起敬的圣地,都会一遍遍叩问自己的灵魂,清扫心灵深处的那些已被世俗玷污的东西。这里,足以让纯洁者变得更为纯洁,让丑恶者无地自容。

于是,我在诗的最后写道:

一个灰暗的灵魂
偷偷离开了这个地方



一颗颓靡的心

在远处惶恐地张望这个地方……

我想,这就是这块土地赋予的精神力量,也许,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肖麦青

于2013年10月1日

目 录

自序	1
悲怆英雄路	1
逐臣梦	13
徘徊张公祠	32
兰花之祭	49
撞那自由之钟	68
『你的眼睛充满忧虑』	84
1927·秋季的枪声……	106
忠诚与壮烈	127
倾听白马的嘶鸣	145
『保镖』轶事	153
蹈火者	162
山里，一座墓地的传说	175
安源之秋	179
贴近于火的感怀	182
黑地里飘扬的红领巾	186
后记	190

悲怆英雄路

—

当拖着镣铐的满是血痕的身躯在牢房里“当啷当啷”走出，赣西阴冷的寒气就让他全身打个冷噤。他如同狮子般在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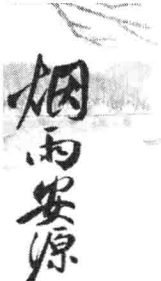
“妈的，快给老子拿酒来！”

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仍是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连房顶上的瓦片也仿佛被震得“哗哗”作响。

其实他知道，这嘶喊根本无济于事。此时，他是个朝廷“钦犯”、“乱党”、一个竟敢跟大清王朝“叫板”的死囚。他再也不是那个“喝得风雨动”的“王”，也不是那个有数千人马的会党头目。他已是虎落平川，只是还不失虎威。

他的双眼总是在逼视着对方，手指的骨节不时在“咯咯”作响。连审讯他的朝廷命官，双眼一碰到这凛凛汉子，心里也会不由打个寒战，生出几分胆怯。

或许因鞭伤的疼痛而清醒，因斑斑的血迹而激愤。他知道，这是在萍乡



县署的死牢。他被关押在此已是一天一夜，他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和逼人的杀气。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猎豹，在狭小的牢房里窜来窜去。他感到死期已经不远，他的拳头不时击打着牢房的铁栅，不时在空中挥舞，一种强烈的仇恨交织着悔恨袭上心头。

这名犯人名叫肖克昌。

从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中，关于他的介绍都只有寥寥几笔，他的生平简略得没有出生日，只有殉难时。没有任何人的回忆可以说出他是长得什么样子，只知道他是湖南湘潭人，曾在湘军中服过役，后久居萍乡，在安源煤矿任矿工领班，早年参加会党，是哥老会回龙山首领马福益属下的头目之一……

而如今，他这头雄狮已经被关在笼中，虽然狱吏们也知道，他们的呵斥终究压不下他的咆哮，只有等他累了，困了，才会稍稍安静下来。

可谁也不知道，安静下来的他心头仍在翻腾着巨浪，他只要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一切，就会引来一声长叹。叹他的那支几千人的队伍如今成了一盘散沙，叹一场惊天动地的起义，出师未捷作为首领便深陷牢笼；叹他一时轻信，中了“圈套”，招致杀身之祸……

“肖克昌！”随着狱吏的呼叫，牢门“咣当”打开。肖克昌心里明白，他的死期已经到了。

二

这是丙午年（1906）年末，寒气逼人的赣西萍乡。囚车在不平的石子路上晃荡而行。

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一个曾叱咤风云的会党头领，如今竟要身首异处。他不甘地环顾四周，路边的人们正惊恐、麻木地看着他，看着一个行将死去的人，就像看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大戏，似乎有些同情和怜悯，但

却没有多少愤怒和不平。而这时的他，就如同老戏里的一个“角”，面对着街头的观众，他尽量把头昂得高些，亮出一个视死如归的架势。他要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告诉所有人：我“老龙王”绝不是孬种！

“老山主啊，我随你来了！”

他突然想起几年前被官府斩杀的山主马福益，这可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值得敬重的大英雄啊！

马福益是他的老乡，早年参加哥老会，后被推为首领，不但长得魁梧彪悍，还读过几年私塾，以侠义著称于乡。1891年他创立回仑山，拥为首领，于是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遍于醴陵、湘潭、浏阳各地。1904年，华兴会会长黄兴派刘道一与马福益联络，晓以反清民族大义，望他举起反清大旗，他慨然效命，商定当年十月初十，也就是慈禧70岁寿辰那天在长沙揭竿起义，岂料内部有人告密，起义流产，马福益逃到广西。他仍不甘心，第二年又潜回湖南，准备再次发动起义，此一回竟成不归路。因为运送枪械的船只在沅水被清兵截获，起义不战而败。他只好转往湘东联络旧部，以图再起。然而在劫难逃，刚到萍乡车站时就被清兵发现，终因寡不敌众被捕，解送省城后在狱中备受酷刑，坚不招供。遇难时刚刚40岁……

“革满人的命，为汉人复仇，我一人杀头，有四万万同胞接着起来，我死而无怨！”老山主慷慨赴死前喊出的那几句话至今还在耳畔“当当”作响。而此时的肖克昌也是一副英雄相，怒眼圆睁的目光里透出一股杀气。

马福益死后，其所部奉肖克昌为首领，号称“老龙王”，他发誓要为老山主报仇雪恨。他身边啸集的六千之众，大都是湘赣边界一带的矿工，都先后入了哥老会，只需肖克昌振臂一呼，方圆百几十里便可风生水起。

时值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觉得“揭竿”报仇的日子到了。

这年，湖北、湖南大旱，颗粒无收，米贵如珠。四川东南部、湖南北部，皆陷饥馑。尤以湘、赣两省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数县为甚。安源煤矿工人因减工和米贵，生活无着，对地方官吏，深为不满，而官绅仍横征暴敛，榨

取无厌。当时萍乡、浏阳、醴陵三县接壤之地，已喊出“杀鞑子”、“官逼民反”、“挖富济贫”的口号。

9月间，有两个神秘人物找到了他，一个是同盟会员蔡绍南，一个是醉心革命的富家子弟魏宗铨。两人都是萍乡上栗人，他们的到来透露出一个天大的计划。

他们是奉同盟会首领黄兴之命而来。刚刚成立的同盟会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要在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发起一次反清大起义。

当时，在山堂林立的萍浏醴三地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为以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为首的浏阳会党；一股为以肖克昌为首的萍乡安源煤矿会党；一股为以李香阁、廖叔保为首的醴陵会党，加起来有万余之众，其中浏阳会党势力最大。虽然三股势力互不相统，但龚春台在他们中间声望最高。蔡绍南知道，要联络这些会党，必须首先见到龚春台。而要见到龚春台，就必须先找到一个人：魏宗铨。

魏宗铨家族世代贩运萍煤，富甲一乡。魏宗铨几年前在长沙明德学校读书时，便与黄兴结识，并受到他的影响，投身革命。魏宗铨不但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与哥老会的龚春台交往也甚密。蔡绍南与魏宗铨乃儿时的伙伴，在他魏家开的“全胜纸笔店”，两人见了面。通过魏宗铨，蔡绍南很快就见到了龚春台，又通过龚春台结识了醴陵会首李香阁和廖叔宝，最后拜访了身居安源煤矿的会党头目肖克昌。

这个惊天的计划，让肖克昌血脉贲张。

在肖克昌的生命中，永远也不会忘记上栗桐木一个叫蕉园的村子，一个姓欧阳的农家。这天，农家屋里香烟缭绕，纸钱纷飞，一场替亡友作冥寿的仪式正在道士的引领下肃穆开场。其实，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掩人耳目。另一场重大的仪式正在这里拉开大幕。萍、浏、醴三县会党首领率百余人在此聚首，举行开山堂大典。

就在这一天，哥老会和武老师会统一组成了一个新的会党，立六龙山，号“洪江会”。各路头领一致推举龚春台为“大哥”，并按行规饮雄鸡血盟誓。那誓词肖克昌都还记得：“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

还有四句入会必须宣读的口号，念起来更是荡气回肠：

六龙得水遇中华，
合兴仁义四亿家。
金相九地王业地，
乌牛白马扫奸邪。

蕉园聚首，肖克昌心里有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孙中山，一个叫黄兴。这两个如雷贯耳的人名，让这头独居安源煤矿的“雄狮”两眼发亮，腰杆子也更硬直起来。

洪江会旗帜一举，一呼百应。几个月时间，势力便波及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等数县，会众逾十万人。可谓形势喜人。

人多势众，本是好事，可“大哥”龚春台仍觉远不到起事的时候。会党手中的兵器还寒碜得很，除了几门旧式火炮、18支快枪，剩下的就是刀枪棍棒之类，哪里能成大事？他提出要蔡绍南赶紧向驻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报告，请求接济枪械。

真可谓夜长梦多，就在龚春台他们等待枪械的日子里，事情发生了变故。

位于湘赣边界的麻石街，既是成事之地，也是败事之所。中秋节间，这里酬神演戏，聚众万人，便有传言风起，慧历寺的僧众假托神言，向香客们说“天下即将大乱，将有英雄铲富济贫”。风声传到清军耳际，这还了得！三县清军立即集结，来了个先发制人，直捣麻石。结果，会党总指挥部被抄；李金其被迫至白鹭潭溺水而死；会党头目张折卿亦被捕杀。闻此惨讯，萍乡大安里、浏阳上东张陈坊一带会党聚集，准备开山祭旗，最终也遭清兵镇压，首领

被斩……

正欲启程东渡日本向同盟支总部汇报的蔡绍南和魏宗铨，忽接到龚春台的急电，行至上海只好立即折回，在湖南与会党首领相见研究对策。最后相约旧历年底官衙封印后分三路举事：一据萍乡安源路矿为根据地；一路据浏阳、醴陵，攻略长沙；一路据万载、宜春，东攻瑞州、南昌等地应援长江。

事后，魏宗铨即潜至安源，与肖克昌取得联系，又连夜潜返上栗。

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正等待起义号令的肖克昌万万没有想到，在麻石街又起了事端。起因是醴陵会首廖叔宝。

廖叔宝是个有名的急性子，他放话说：“会党已有十万之众，完全可与清军决一胜负，还等何时！”根本不听刘道一和蔡绍南的劝阻，断然率领所部2000余众，先袭击麻石，后竖起“大汉”白旗，宣布起义。事已至此，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匆忙传檄各路会党，一同举兵。岂知此举可是坏了大事！一场大起义在一片混乱声中爆发。时为1906年12月4日，比原定起义时间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而此时，身在安源煤矿的肖克昌竟还蒙在鼓里！

三

执刑者握着雪亮的大刀正站在他的面前。寒风掠过，吹起他蓬乱的长发。

他傲然站着，一介武夫此刻浮上一丝悲哀的神情。他一次次问自己：怎会如此鲁莽，有人设个陷阱，就傻乎乎地往里头跳呢？

他本当是想在这次起义中大干一场的。在这之前，他多次派人到上栗市洪江会总部求见蔡绍南，请求提前起义，他提出夺取矿警枪支，先攻占萍乡；后来又与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会商，共同进攻浏阳，可惜都是无功而返，只好死等总部号令。后来，醴陵义军头领派袁南亭持函赴安源约肖克昌夹攻

醴陵，肖克昌以没有接到洪江会总部的命令为由，未能轻动。不料袁南亭为清吏所捕，肖克昌大愤，随即发动矿工罢工，迫使萍乡矿务局不得不致电醴陵，将袁南亭索回……

此为起义前夕的一个插曲。

当枕戈待命的安源 6000 之众得知起义消息之后，已是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了。肖克昌意欲在他的住处高坑小冲会合数千矿工暴动，却已太迟。驻矿官兵突然大增，矿区内外戒备森严。湖广总督张之洞怕煤矿遭殃，应汉冶萍总公司盛宣怀的请求，已经派来步兵一营，炮兵一队，由一名协统（相当于旅长）和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带领开到矿山护矿，安源官军猛增到 500 人，加上原有的矿警共达 800 人。肖克昌被阻隔在山沟里已经动弹不得。

让他更料想不到的是，整个局面已危在旦夕！

突然出现在萍、浏、醴三县的会党大起义，令朝野为之震惊。朝廷急电湘、鄂、赣、宁四省督抚会剿。派江西臬司秦炳直节制四省各军，驰往扰乱地方相机剿办；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出精锐部队，前往镇压。端方也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步、炮、马、辎重各队新军 2000 余人赴赣。

起义军的命运一时变得黯淡无光。

此时此刻，肖克昌本只须按兵不动则可，千不该、万不该中了邪似的钻进了别人圈套。有史料说，他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接到一张来自矿局的宴请的帖子。这无疑是一张写满诚意的请柬。他与矿局的关系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约请他的，当然是他曾经信得过的矿局总办。

也许，他心里不会不明白，此时已非彼时，大敌当前，该谨慎为上；也许，他曾迟疑过片刻，心疑不要中了人家的奸计。可他终究还是赴宴去了，他是个“义”字当先的人，不是“缩头乌龟”。谁知此一去竟成不归路。他两脚刚一踏进酒家大门，一根暗中飞来的绳索就勒住了他的脖子，还没有等醒过神来，就有七八个清兵一拥而上，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关于他被诱捕还有一种说法：湖北援赣镇压起义的清军将领王协统是煤矿总办张赞宸的旧交，两人共同密谋了一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他们察知肖克昌将会党的活动用款全存于矿上钱庄，于是放出风来：“钱庄将倒闭，必须本人三日内亲来领取银票。”肖克昌果然中计，独自一人潜回矿上，却不料还未进得钱庄大门，门内门外就涌出数十个清兵，活生生地就把他给捉了、捆了，当天就解往萍乡城砍了头……

总之，他是被人诱捕的。因为他的大意铸成了大错，他如今就要死在对手的大刀之下了。“真是送肉上砧！”想到此，他牙关就咬得死紧，眼珠子就要喷出血来，所有的仇恨就“嘣”出两句话：

“脑壳掉了碗大个疤！”

“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嘴里喊着，浑身散发出令人胆怯的凛冽之气。只可惜，那把闪着寒光的大刀已经迫不及待地高高举起，随着他嘶哑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注鲜血刹那间溅向天空，头颅便重重地滚落在草地上了。只是两眼仍然圆睁，直对着苍天。

四

也许，他的灵魂仍在空中飘荡。

他是憋屈着一股气死的，死则死矣，可对不起的是那群平日跟他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他这一死，清兵又逮捕和杀害了在安源的几个同党。安源煤矿中的会党顿时群龙无首，几乎不战而败。与此同时，他看到了起义军最后的惨烈。在安源以外的其他几个战场，悲剧还在上演着。

起义因比计划提前两个月爆发，起义军凭借着手里的土枪、土炮、鸟枪、长矛、大刀，甚至竹尖、菜刀攻城略地。一开始倒是声威远播，风起云涌。龚春台所部迅速占领了萍乡高家台，浏阳金刚头会众乘势占领了金刚头。接